

澤也

黨)五二八七 線有無 號掛報冒

本律師現經北平中華懋業銀行聘為該行整理員業已到任辦事特此通告

理髮部地址東單北大街三二四號東局三四八三

體及各
副
發售各種文具教育用品 承印
諸表冊中西名片 精製書封言

宏天佣金克己如有以拍賣見委者
清駕臨收場或函商一切可也

1

1000

李明瑞擬直搗南寧

本報昨午十一時十五分上海專電云：港訊。李
紹生爲海軍總司令。本人擬率部直轄南寧。
紹雄。白崇禧決棄軍權下野。正在南京
大團二千萬交陳濟棠接濟李瑞端楊慶兩師。李瑞
生各部。集大灣江。湘軍由象州抵武宣。欠(十日)
桂平總攻。張發奎有投誠說。三路前進。(一)
中。二)由縣縣出容縣。(二)繞道壓迫鬱林
南。蔣光鼐電省請撥飛機助戰。汕逆有竄閩勢
文電。本報十一日九時五十分廣州專電云：桂系連軍
彈糧兩絕。現又準備退却。桂可不戰而定。張貞氣
油甚烈。即可克復。

朱毛竄擾上杭

陳國輝率部追擊
張貞派軍隊助剿

(本報十一日下午十一時十六分上海專電) 徵訊。朱德毛澤東支(四日)隨同嚴。大校
(五日)棄城向上杭竄擾。陳國輝部。大校
張發奎。魚六日入埔城。即向上杭追擊。
六日電張貞迅速派隊捕剿。張貞庚(八日)擲
數部隊協同蔣光鼐師。肅清潮敵。即調第一團
第三團取道平和兜剿。本人擬進駐平和和指揮
惠安魚(六日)爲匪佔。

韓石各部待命討馮

馬鴻逵對本報記者談話

報十日下午七時二十五分南京專電云：韓復榘代表
灰(十三日)來京後。隨隨將主席三。報告該
由汴西過鄧州經過。及韓復榘左右三部隊在
并新近平漢交通修復現狀。據語本報記者。
將領表示服從中央後。即命孫良誠部隊赴滎陽集
(二十五)前會同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各

央命令。至津浦聞海友軍。於前日曾與方振武
起。錢大鈞等。作一度商量。是否合宜。尙待中央命
對韓服從中央電發表後。曾多日以臥
二十四日曾派代表至鄭。勸其回鄭。嗣後告
甘。豫。連年荒旱。民不聊生。而輕欲用兵。實
顧。本所部之軍隊。爲人再去責難。並非馮國
軍隊全部交還中央。爲人再責難。日後馮國
起。錢大鈞等。作一度商量。是否合宜。尙待中央命
對韓服從中央電發表後。曾多日以臥
二十四日曾派代表至鄭。勸其回鄭。嗣後告
甘。豫。連年荒旱。民不聊生。而輕欲用兵。實
顧。本所部之軍隊。爲人再去責難。並非馮國
軍隊全部交還中央。爲人再責難。日後馮國

津光復紀念

▲昨在蔡家花園開會
報天津電話「昨日天津
代表。舉行慶祝北伐軍
天津紀念日。上午在蔡
來煽惑。並表示絕對服
央。實出至誠云。

國舉行。到各界代表甚
行開會禮後。由各代表
說去年國民革命軍克
津經過。至午後乃散

蔣主席召集
每星期一次

之說客

〔南京十日中央電〕蔣以現在軍事日趨嚴重。於每星期二上午十時至

▲王瑚在鄭州被扣
中央社——自韓復榘石友三
中央後。馮部勢力。已
之六七。馮逆王群異
時。召集中央各軍事
主管長官。開軍事會議
(十一日)日在總部開
次會議。被邀出席者。

慌。近日特派前充豫陝
火督辦王瑚。密赴鄭州
韓石等遊說。擬再請其
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
部長陳儀。訓練副監周
總部參謀長楊杰。參

中央後。外間不明真相。多揣測之詞。近韓爲表
飛鵬。上海市長張羣等
云。

揮不靈三也。大學區立於省區黨政勢力之外。易受排擠之迫迫四也。教育獨立於地方行政此五也。大學區學閥操縱。造成封建勢力四也。現行之大學區制無綿密之立法機關。與督學制度。襲法制之皮毛。而遺其優點五也。教育中心。繫於大學。中學實同附庸。妨害地方教育之發展六也。組織龐雜。任務紛繁。手續遲滯。減低行政效率七也。大學區與分治合作之謬論。同為無政府派破壞黨治統一之陰謀八也。凡此種種。國人早有定論。無待詳述。北平大學區試行以來。所生弊害。較江浙為尤多。茲特臚列其著者。畧陳如左。

北平大學校長竊於大學事務。地方教育。勢難兼顧。普通

北平圖書館調查

設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及處。美國第二次退還庚款之機關。十四年六月退還庚款舉行第一次年會。議決文

化事業暫從圖書館入手。嗣以北方圖書人入薈萃之。以地宜有規模宏大之圖書館。以廣效用。又以教育部原有之京師圖書館所藏中文書甚富。其中且多善本。徒以地址偏僻。館舍亦復簡陋。致閱覽者多感不便。如能兩方合辦。並擇適宜之地。建築新館。則舊館亦可騰出一分經費。為購置他種圖書之用。爰於十月間與教育部擬定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契約十條。旋經雙方簽字。正式成立。契約中規定該圖書館之管理權。屬於那部與會所共同組織之委員會。推三委員。並由兩方共推教育組長一人。並有聲望者三人。合計九人組成。正副館長則由委員會推派。由部聘任。

經費充足 規費宏足 臨時

費一百萬元。供開辦時建築設備及購置書籍之用。由董事會完全担任。分四年支出。(一)經常費。第一年度內暫定為每月五千元。由董事會與教育部各任其半。並租定北各公園內之慶豐樓。悅心殿。靜憩軒。普安殿。一帶房屋為館址。又改京師圖書館為北京圖書館。

建築佈置 應有盡有

館外御馬圈空地約四十畝。與賽峰夾道以西之公府樓場約三十畝。為建築新館舍之地。先是委員會議定建築費一百萬元。中以六十六萬營建築。其後建築

北平大學
教育考察團抵日後

【東京通訊】北平大學北大
學院赴日教育考察團。於上
月二十二日由平起程。已誌
前報。茲聞該團二十七抵
神戶。因該地華僑數目達八
十餘人。特停留一日。同文
僑生生活狀況及其所辦之考
學校與中華公學二校。二十
八日抵東京。在東京連日
各處考察。異常忙碌。於
此不精神奮發。毫無興趣
因此考察成績極佳。擬回
國將日本教育現狀及比較
與國內教育互相比較後
作種種研究與報告。將報
表後。對於中國教育前途

競賽。外人莫律蘭氏獲第一獎。建築圖

樣凡可以利用空間者。莫不充分利用。下層前部爲新聞閱覽室。中層圖書館協會新聞業務所。儲藏室。新聞雜誌地舖。美術及寫本諸書庫。聖室。電話。總機室。電話室。庶務室。會計室。採訪辦公室。各書庫之最近附。則爲訂室攝影室。會客室。及餐室。居廳館員室。及僕役室。由南面正門入館爲通道。兩旁爲寄存衣物室。及雜物室。南面之南左右出爲廣善書庫。展覽室。及雜誌室。循南室之南左右出爲廣善書庫。南則右爲館長室。與委員會議室。左爲副館長室及文書室。廣善盡於建築之兩翼。別爲紀念室。美術室。地圖室。寫本室。各專藏。通室之北部爲階梯。由此上達於第二層。導入閱覽室。坐落一百八十人。並參考書千冊。梯右設目片室與圖書收發機。櫃內月有運書機。此書庫相聯絡。目片室之後爲圖書主任室及五間研究室。此室主室。故下部有一層爲編目科辦公。及四層爲編目科辦公。及四層研究室。移爲書庫。約可容三十五萬冊。一切建築。現在進行中也。

安徽中學之新氣象

昨日下午安徽中學董事會在校大禮堂開第一次董事會。由常董凌昌炎主席。行禮如儀。先由校長張貽惠報告就職後之經過。由校中總務周平負責。教務由吳其負責。訓育由李啟慈負責。平校勉力維持。教授及課本均採取。昨日下午安徽中學董事會在校大禮堂開第一次董事會。由常董凌昌炎主席。行禮如儀。先由校長張貽惠報告就職後之經過。由校中總務周平負責。教務由吳其負責。訓育由李啟慈負責。平校勉力維持。教授及課本均採取。

除。本會同人當爲後盾。再
旅平中學經費向由省府每
十餘起習。以

(五) 明刊本
名人批校之書。隨處可見其努力及心得之處。如施以文士顏氏家訓。佩韋齋輯開萬簡名蹟錄。圭塘欸方黃蘗圖手校之盧浦筆記。莫友芝手校之孫子皆其著者也。

補貳元。係前便遞送速輪船。以濟急需。是所至望。
姚銳元之建武銅鼓考等皆是也。(四)

批校本

院學政訓

縣長短期訓練畢業典禮

舉業已滿期。今日上午九時舉行卒業典禮。再由省政府接委各該院咨送省府。並閱今日下午接名單云。

訓政學院縣長短期訓練班。約十餘人。為前任縣長受訓者。訓練三個月。

見者有嘉靖刊本皇明太學志
十二卷。黑口本歷代名臣奏

國三百年二百卷。萬曆刊本
薛應旂方山全集六十卷等。
此外佛藏志書亦各有數百種

治十八年弘教書院行之大
藏經凡八千五百八十四卷
及日本正一切經、又藏
經文續藏經一部內雖稍殘
缺然大部面仍甚完好。至
於西文書方面巨帙宏編。

總之該館經費既周充裕。
設備務期完善。又能從事於
科學方法之管理預料將

來必能為文化中心

之文化事業放一異彩也。

開云。校長席海旬市必有番熱

廿二新校長就職禮

廿五行畢業典禮

燕京大學中國教育師範學校
須公推舉本校副校長。張伯苓
氏今准聘爲校長。衆已與去
冬就任總理教育行政多年矣
各教授全體代表會長。該校歷
次選舉推戴嚴毅。該校歷
職長辭去已久。聞該校因
就燕大第一次就職以來平感
僑人第一之職。聞該校因
爲國人第一次就職以來平感
隆重重慶日方足以外昭名
隆如英。屆時日期已定以昭
流。美。使函請中外著名
顏惠慶等六十五位由外參
與典儀暨各大學校長均與
校長席海旬市必有番熱

開云。

女界留神

婦科良藥，鷄血藤丸。

日常服之，身強體健。

廣東張伯齡醫生發明鷄血藤丸，專治婦女經閉、月經不調、赤白帶下、久不生育、腰腿酸痛、氣血虧損、病後失調、產後諸症。每盒一元，每打十元。小盒五角，每打五元。外埠函購，原班回件。

總發行所：天津大胡同路西 廣東濟世大藥房

各埠大藥房皆有經售

員的
人
格

華北日報副刊

餓子是新來的，非常的饑，狠狠地把小姪女的撒指撻了一下，她也不管是在甚麼時候，也不管有甚麼忌諱，就哇哇地哭着，把在桌上亂搗。——醋碗碰倒了，灑得滿桌子是醋，醋碗被袖子帶來了，帶在嫂子懷裏，又拍的一聲落在地下。她趕緊地幫忙去扶碰倒的醋碗，醋碗還沒够着，而自己的醋，却被自己的胸襟撞在地下。

四圍的人都驚得站了起來，面面相覷，而母親的顏色也顯得蒼白。

「今年該我死了吧？也是年歲了。」母親父親都這樣地感覺。「不是他爹爹在陣上有危險吧？」嫂子的心裏只是這樣地跳躍這樣地擔心。

逸如雖然不迷信，沒有甚麼忌諱，也惶惶然覺得有甚麼更大的事要發生在自己的頭上。

一會兒，曙色漸漸地明亮了，男男女女，大人孩子，都出了門，向挨戶地拜起年來。到處恭禧恭禧，見面發財的聲音，替代了逐微低下去的爆竹。而隔壁李家的幾個媳婦，已經來到自己家裏，院又來了幾個會着嫂子的一塊出去，嫂嫂也只好給祖宗的牌位，和母親磕了頭，把姪女留給母親，拉着姪兒，跟着大隊拜節去了。

逸如呢，因為姑娘不拜年的鄉俗，就默然地坐在母親旁，沒有平實的客人來時，也偶爾剝剝瓜子，門門姪女。然而她的心中，却是這現實的景象，適成反比例地悽悽然了。

（未完）

玲 君

枯 禾

這是一個廢曆除夕的傍晚，黃風呼呼地颳着，天上因為有雲，

所以雖然這時太陽還未落山，可是陰鬱的氣氛已彌滿了天空。這時節，差不多家家戶戶都在那里忙着預備全家團圓的晚飯。不消說，因為除夕的關係，就是貧窮的人家也要備些酒菜來慶賀這個佳節，何況玲君是中產階級的人家，每月有八十元的進款；他家裏的人口又多，除去她的老母同妻子——淑英——之外就沒有人了。

這時他們婆媳兩個把「年夜飯」已經預備齊全了。在菜蔬中間比平時添了一尾紅燒鯉魚，一碗肘子，一盤雞同一壺紹興黃酒，只要等玲君回家之後，祭一祭祖宗，便該是全家喝團圓酒的時候了。

正屋壁上的掛鐘已經噹噹地敲了六下，可是玲君還不見回來。這時三間北房中雖然他們婆媳兩個坐着，可是屋中的空氣是同死一般的沉默。這是因為他們婆媳之間是有暗潮的：婆婆說媳婦懶，不能幹，只會挑撥離間他們母子的感情；媳婦嫌婆婆嘴碎，無論管得着管不着的事情都要陪三話四地說。這到是的確的，大概現在舊式的婦人，尤其是早年喪偶的，精神上總不免有點「歇斯迭里亞」，喜歡多說，同長舌婦一般。

「娘呵，他怎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淑英含笑問道。破了剛才死一般沉默的緊張的空氣。

「幾點鐘了？」他的母親問道。

「六點半了。」

「真奇怪！上那兒去了呢？」他的母親半像自語，半像問淑英似的。

「也許今天銀行裏算節賬忙罷。」

「唔唔，……………」

話還沒有說完，她們已經聽見拍拍的敲門聲了。玲君果然回來了。他穿了一身絲質的已經舊了的袍子馬褂，戴了一頂灰呢氈帽。年紀

華北日報副刊

雖然已經二十七歲了，可是望過去，因為人生的矮小，最多也不過猜他二十歲。他回家之後，一家三口忙著拜祖宗，喝團圓酒，陪客吃了一陣，這場把戲也就完了。

玲君同着母親媳婦在飯後喝茶的時候，陸家的鞭炮煙火也開始了。他的母親一邊喝着茶問他道：

「你今天為什麼回來這麼晚？有朋友請你吃年酒嗎？」

「那里，今天銀行裏算賬數錢，弄得來頭昏腦漲，一直忙到六點過了才完。銀行裏這個月薪水今天提早發了，給娘。」他一邊說着，一邊從口袋裏拿出一個信封放在他母親的面前。

「哦。」他的母親接過信封答應了一聲，微笑着。臉上的皺紋也起了變化，數着數着信封裡的鈔票，忽然如有所置似的，立刻臉上因微笑而起的曲線形弧形的綢紋扯成了直線，張大了眼睛瞪着她的兒子說道：「今年年底銀行裏分的紅利呢？」

「我想娘年底沒有那筆錢，所以兒子在銀行裏立了一個摺子把它存……」他的母親沒有等兒子把話說完，便兩條眉毛一豎，大聲說道：「哦！你不相信娘了。把錢存在銀行裏，是不是想着留給媳婦用。那，你作春夢呢！」

「我那里敢那樣想呢。」玲君說話的聲音同羔羊一般的柔順。

「你不用甜言蜜語地來哄我。你也想想，我從小把你弄大來，不要說錢，就是我的心血用了多少！你父親又死得早，你們家裏只有幾畝地，全靠我苦作苦吃才把你養大了。就算我那时候是放債吧，現在我也該收利錢了。」他的母親說着說着，大約是想到從前過去的苦境，眼淚不知不覺地撲簌撲簌地流出來了。

「娘，你別生氣了。這次就算是兒子一時胡塗。娘要用，過了新年初五，我輩給娘取出來。」他哀求着說。

「不成，不成！你爲什麼今天不帶回來呢？你不是存着心眼兒罵嗎？誰敢給你存在銀行裏的？你說。」說着，狠狠地隨着坐在旁邊椅子上的淑英。

「總是兒子一時胡塗，你別生氣啦。」

「非給我今天取出來不可，要不，你看書吧！……」

玲君一聽，知道他母親不可理論的脾氣又來了。上次爲了一件貓偷食吃的小事，弄到他母親大發雷霆，把他同淑英罵了一頓，還嫌不出氣，於是大拍桌子大摔碗盤。到後來氣平了，又心痛起摔破碗的碗兒聲兒來了。玲君想着這段過去的事情，只默默地坐着。

「……呵，養兒子人家都說老來享福。誰想人心大，倒把老娘不放在眼中了。唉……我活着……還作什麼……」她哭哭啼啼地說着，像潑婦一般。

玲君一看這種情形，知道愈勸愈利害，並且他要在旁邊，脾氣愈發得兇，掉金掉碗都來，所以他只好悄悄地溜出大門去了。

大約過了一刻多鐘，淑英正陪着她的婆婆，婉婉着。玲君便走回來了。他的母親一見他，像軍隊中發號令似的喊着「跪下！」。他如同受驚的鳥一般地，他的膝盖便同地上的磚吻合了。

「好，人家說，娘生氣，兒子只有在旁邊跪着陪不是。你倒跑出去了。……」他的母親說。

「娘，我不是怕受責罰，我怕我立在旁邊，娘看着更生氣，就要摔傢伙。其實摔傢伙也不要緊，可是娘氣完之後，氣平了，又要後悔。所以我……」

「你不用強嘴，好兒多着呢。你去把今年年底分的紅利給我拿回來，別的不管。」

「真的，今天銀行已經關了門，無論如何是取不出來了。」

華北日報副刊

「不成，你有本事存，就有能力取。要不，你就跪到天亮，也休想起來。」他的母親說完，走到她自己的房中去了。淑英鑒於前次挽救的失敗，也就一聲不響了。玲君無奈，只好在花炮聲中跪着。把這個殘年送走了。

※ ※ ※

玲君自從在 P 城高等師範畢業之後，因為他的母親說，「十隻黃貓九隻雄，十個先生九個窮。」他就拋棄了自己所學的教育事業，仗着一個親戚的介紹充當了一家銀行的行員。整天同鈔票洋錢賬簿作伴，雖然感到乾枯無味，可是因為「慈命」的關係，一切都忍氣受着。至於像別的行員，每天從銀行出來之後到，「吃，喝，嫖，賭」的場所中做那種荒唐的行爲，那是玲君做事也不會想到的。玲君真是個忠厚老實人，在別一方面說，或許是庸俗無決斷一點。他每月領來的薪水，不消說，是交給他的母親的。他平常就很少花錢，就是到銀行裡去坐電車，車錢，也是每天早晨向母親要，有一次，R 城的電車票的票價，因為錢市行價的變動，由二十二個銅子漲到二十四個銅子。他同他的母親說電車漲價了，他的母親仍舊給他二十二個銅子，他無法只好坐了一段電車，走了一段。幸而那天下午他的母親去看一個親戚，也是坐電車去的，爲了電車漲了兩個銅子，在電車中還同買票的爭了半天，因為電車上買票的不是她的兒子，她只好忍氣付了二十四個銅子買了一張電車票。玲君因此也就可以同從前一般的坐電車到銀行裡去了。

(完)

澈

滅乾淨了。除了聽見屋內人們熟睡的鼾聲以外，其餘一切都陷入完全靜默的狀態中，什麼動作也沒有。舉首一望，只有彎得如眉的月兒，還在銀空中蠕蠕地顫動着，見着我們之後，特別裝出一臉笑容來，和閃着亮晶晶的眼睛，好像有什麼要訴說似的。

俊和我都走的發熱了，便跑到風雨操場對面的操場涼一涼。最初各散各的步，全不經意地順着這個操場繞了幾圈，等到感覺一些涼意以後，兩個人才漸漸地走近了。這時，四圍的空氣更恬淡得可愛，鋪在地上白濛濛的月光，映着課堂牆壁不住地在浮動，籃球場用石灰畫成的線，縱橫交錯地布列着，可以一根根地數得清。

兩人於是都停住不走了，面對面地站了好多時，一句話都沒有說。他却像含情欲吐似的，不過據他兩眼的表情，很能看得出他是期待着我先開口，我呢，偏偏又想不出話語來起頭。

他近來的態度和平日很不同，尤其是這天晚上。大約是因為孜孜的不好的關係吧？「物不得其平則鳴。」一個人常不得以時，藏在內心的鬱結，得不着一個被洩的機會，這是多麼苦痛難受呵！

「這次榜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出呢？」他到底忍不住地先說了，說時歪着頭在看我，兩手將腰發抖了抓。

「這如何猜得着？恐怕不是一兩天天的事！」我隨便答他這麼兩句話。

「反正我又是沒有希望呵！卷子考的太精糲了！看榜也不枉然嗎？」

「這些事很難說，但是，我想，這次或者不至失敗吧？」

啊！就是這個「吧」字靠不住！「這個「吧」字說得他失望了，以為這個語詞是表示疑問的，將來的結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無疑了。心裏焦燥的難過，便發出這種哀憤而不平的聲音。

匆促之間，我對於我的唐突也想不出話來粉飾，只得向他安慰

華北日報副刊

「這麼急幹麼呢？就是不取，將來也有辦法的。謀事我不敢說，要讀書，還怕沒有學校嗎？」

「你說的倒不錯，但是這些貴族學校，事實上那有我插足的機會？我要是有錢的話，不消說，我也早已進去了。」

「俊生！照你這樣說，不是毫無辦法可想嗎？我總不相信，是個青年，是個革命時代的青年，竟連一條出路都找不着。不會，絕對不會的。」我又這樣激勸他。

不料我的藥全和他不對症，反而使他吃得生起氣來了：「你又在我笑我了。什麼青年？什麼革命？我一個不懂這一套，不，我自認是青年，但同時我又自認是革命時代的落伍者。不但不罷革我的命，就連自己的命也不會革。」

「但是，現在，我的主意已經定好了。就是無論取不取，都不回我那邊離三千里路的家。我認爲我除了繼續我的飄泊生活而外，絕對找不着第二個出路。飄泊也許是青年的不幸，而在無路可走的我看起來，實在不成覺什麼。所以我對於我的未來，是夷還是險，是光明還是黑暗也無計較之必要了。好像一葉扁舟，浮在汪洋無際的大海裏，流落到何處，只有聽之風浪而已。」

「你真真的不回去嗎？爲什麼說出這種決絕的話來呢？」我插嘴追問着。

「你聽！說不回去就是不回去的。我的事你還有不明白的呢。假若你替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你就了解我的不能回去的苦衷了。我請說個大概給你聽聽罷。我的身世，我的蕭條的身世，這是你已經知道的，無用我再贅說了。近兩年來，家庭的變化，社會的不安，所給與我的創傷更深了得可怕，差不多我的生活無日不是苦痛的，我的人生觀無日不是消極的。尤其使我傷心的，就是我的讀書問題。我本是一個經濟壓迫下的窮學生，由小學而初中而高中，不知經過多少的艱難和挫折。剛進高中的時候，以爲此後可以安心讀書了，不料沒過了好多時，長江的戰事便又烽煙瀰漫地發動着，影響所及，這個學校就橫遭解散了。這時，我的行李，我的書籍，我所有

的東西都成為戰鼓聲中的俘虜品，說到我的願望，至少也隨着縹緲的江煙，飛散在九霄之外吧。唉！人生，不可思議的人生，讀書竟會有這種不幸的結局！我回去以後，居了半年的間，簡直苦悶得和坐牢一般的要命！我的故鄉的人們，天天又在那裡冷刺熱刺地議論我，不是說學堂靠不住，就是說我沒有用處。好像把我看作罪人一般的。這雖是世態炎涼之下應有的現象，但這暗劍不斷的飛來，豈是久負重傷的我所能支持得住嗎？我所以到北方來，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光陰如浪花般的幻逝，我在此地又已逗留一年之久了，好不容易碰着在這邊一個絕好的機會，

（一）且考上了，讀書，吃飯，穿衣，都不花一個錢，並且畢業以後，還要派到各處工作的。在別人看起來，取與不取，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但是情形特殊的我，認為這是我的生死的關頭，我的運命，全憑此次去決定。如果不幸而失敗，你想，這是給我多大的打擊！我的前途，我的生命的源泉，都給他塞送了。一生只是時間的一刹那，假而我有一長生不老的可能，就是歲月變鬆，亦還有收之青春的一日。但人生是一生也有涯的，我當然不在例外，別我而去的青松，聽着我的「歸來呀！——歸來呀！」的喚聲，恐怕也置之不理了。（二）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想起來，回去不令人膽寒！回家也是一種失敗後的退步，但一事無成的我，回去以後對於家庭，對於冷酷的故鄉，將採用如何應酬的方法呢？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不回去的為妙，我並不是什麼顧飄泊的，因為命運的限制，我不得不走這一條路，你現在已經了解我了吧？

（三）「聽了這一番話，我不知爲着什麼，心裏真悲酸極了，預備回答的幾句話，好像給我喉嚨塞着，終於沒有吐露出來。大家沉默了一會，鐘聲的鐘聲，已經敲了，終於沒有吐露出來。照得分外淒清，大地的一切都沉靜在「樂也融融」的睡眠裏。我便向他提議道：「夜深了，我們睡去罷。」

（四）他點點頭沒做聲。

於是兩人就回到寢室去了。

